

农村通俗文艺读物

千万不要忘记

(影剧故事)



目 次

千万不要忘记.....	1
李双双.....	22
岭上人家.....	46
审椅子.....	64

千万不要忘記

今 文 改 编

电机厂有个青年工人，名叫丁少純。他爸爸是个老工人，共产党员，电机厂車間主任。少純一九六〇年从学校毕业，来到电机厂当下綫工，乐得他连做梦都在笑，生产中干劲十足。到厂的头一年，他就被評为車間的先进生产者；第二年，大照片就上了全厂的光荣榜了。誰知从結婚以后，他突然变了，往下坡出溜了，而且出溜得非常的快。这可太叫人吃惊了，也太叫人痛心了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一 高級料子服

丁少純的爱人是电机厂保健站的护士，叫姚玉娟。她媽媽从前开过小鮮貨鋪子，卖个瓜果梨桃、烟酒汽水什么的，滿脑袋资产阶级吃喝玩乐、发财致富的坏思想。她过不慣屯下的劳动生活，去年玉

娟和少純結婚以後，她也搬到城里去住在一起了。

少純年輕幼雅，單純，沒用了多久，就讓老丈母娘這種旧思想給俘虜過去了。

單說有这么一天，玉娟突然接到她二姐夫的來信，說下星期一出差到這兒，想順便來串串門兒。姚老太太一提起這位二姑爺兒，又是一頓夸，“喲，人家呀是中央的大工程師，那可真有個工程師的派頭！出門兒抬腿就上小汽車，穿的都是上等的料子服，連皮鞋都是出口貨！”其實，人家哪兒像她說的哪樣呢。完全是巴結話！

玉娟，本來就有虛榮心，又愛面子，听媽媽这么一說，就穩不住架子了。白了少純一眼說，“瞧人家多神氣，可你連件像樣的衣裳都沒有，跟人家站到一堆，真叫人笑掉大牙！”少純說，“我那不是有身兒哩嘍的嗎！”“留著你那身兒哩嘍服吧！誰不認得那是人造毛的，連条褲綫都壓不出來。再說，那樣子和顏色有多老啊！穿上像个小老头兒！”

少純一想：可也是。三樓徐大夫穿的那身兒一百四十八塊錢的料子服，咖啡色的，三開領，可真帶勁！但自己手沒錢，還不是白眼饞。

姚老太太看出女婿的心事，就迎合地說：“若喜欢就买一身吧！”

一提起买，玉娟的眼仁儿都笑了；少純心也痒痒。就是发愁沒錢，小声嘟囔：“空口說白話！买，买，拿啥买呀？”

姚老太太順腰掏出了錢包說：“我这有一百块，再讓你媽媽給添个四十五十的就能对付件不大离儿的！”少純猛然一愣：“你天天吵吵沒錢花，从哪儿一下子弄来一百块钱？”玉娟也瞪大了两个眼睛发呆。姚老太太笑了笑說：“你們俩呀，一对小傻瓜，把你們卖吃了都不知道！实話告訴你們吧，少純打回的野鴨子，你們寻思咱們都吃了？沒有。哪回我都扣下几只拿出去卖錢了。”

少純一听卖野鴨子，大吃一惊。玉娟也有点犹豫：“卖野鴨子，这好吗？”少純抓了抓头皮，說：“不好！”可你听姚老太太說什么：“野鴨子是咱們自个儿打来的，明来正去，又不是投机倒把，有什么不好？”少純說：“咱們是工人阶级，卖野鴨子成啥了！”姚老太太說：“工人阶级也得过日子不是？过日子也得花钱不是？沒錢花也得受憋不是？”少純說：“有工

資嘛！”姚老太太又說：“那就必得死啃那幾個工資！有點外進項不是更富裕點！”少純晃了晃腦袋說：“這若讓我爸爸、媽媽知道了可了不得！”玉娟說：“是呀！讓同志們知道了也不好啊！”姚老太太在一旁又是咯咯地笑着說：“你們就放心好了，我若不說呀，連你們倆都別想知道。就打萬一誰知道了，有我兜着，你們裝作不知道得了唄！就是怕你們顧面子，我才一直瞞着你們。”

玉娟一想：二姐夫要來了，人家是中央的堂堂大工程師，少純若不穿身像點樣子的衣裳，我這臉往哪儿擱呀！她瞧了瞧少純的臉色，待了好一陣才說：“其實細一想，可也沒什麼，咱們吃不也是吃了嗎？省下吃的，換點穿的用的也合理。”少純倆眼睛一眨巴，說了聲“可也是”，這就算同意了。

有這一百塊錢還不夠啊！跟媽媽去要？媽媽倒是有錢，頭幾年發行公債，哪年不買幾百塊！可是要錢買料子服，那是非碰一鼻子灰不可，讓爸爸知道了更輕饒不了。左思右想還是沒有招兒，愁眉苦臉地走出去了。

事情也真湊巧。少純剛走出屋，工會的大劉拿

着五十元生活补助金来找季友良。

小季，是少純的老同学，好朋友，如今是下綫組組長。家里人口多，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資生活，是比較困难的。工会多次決定給他補助，他怕給國家增加負擔，尽量自己克服困难，所以說啥也不要補助。

这回大刘受工会的委托，来找小季，說是非給不可。小季呢，还是一句話倆字：“不要”。大刘想跟他解释解释，他根本不听，見了面就溜。今几个大刘到小季家去四趟了，連个影都沒見着。大刘一想：不在家，哪去了呢？沒問題，又是在少純家搞什么发明呢！快去备不住能堵住。哪曾想，又扑了个空，弄得他哭笑不得。

姚老太太一看大刘手里这五十元錢，灵机一动：“我說大刘啊，那車間的互助金是不是也归你管呀？”大刘随口答应一声：“是啊！”姚老太太說：“你看我們这两天太紧了，昨几个打一角錢醋还是借的錢。你看互助金能不能暫借給我們使使！”

大刘心想，現在正愁互助金利用率不高呢，总存在那里没人用，也就答应了，問她借多少，她說：

“就借你手里这五十块就够了。”大刘說：“这不行，这是補助金，一碼是一碼。”姚老太太說：“那你先垫一步，回去再补上还不是一样，我們正有点急用。”

大刘一听急用，也沒問有什么急用，就忙着要玉娟打了个借条。把这五十块钱借給他們了。

玉娟和大刘两人都很滿意，一同出了大門，一个回工厂，一个奔商店。

不大工夫，玉娟把料子服买来了。少純回来一見料子服是眉开眼又笑，穿上一試，嘿，正合身，簡直像訂做的一样。姚老太太在一旁紧嘔嘴儿：“啧啧，真是七分衣裳三分人哪！你穿上这身料子服，也像个工程师了。”

少純也美滋滋地对着鏡子照前照后照左照右，好像自己也真的一下子变成个工程师了，只見他故意地拖着长声說：“哎——关于这个方案么……”玉娟和她媽媽一看都憋不住地笑，三个人不約而同地說了声：“真高級！”

少純光顧美了，过了好一陣子才想起問是从哪借来的五十元钱。玉娟說是跟大刘借的工会互助金，少純心里咯登一下子，說：“借互助金买料子服这好

嗎？再說將來拿啥還哪！”姚老太太一旁搭上言：“唉，五十元錢打二十只野鴨子就夠了！”

二 一 心 二 用

借互助金是指着打野鴨子還的。今幾個是星期六，早晨還沒等少純起床，姚老太太就給擦好了槍，裝好了子彈帶。少純也暗下決心：今幾個得創造個新記錄，不打下二十只野鴨子決不收兵！

上了班少純還在想呢：二十只，嗯，沒問題，平均三槍打两只，打三十槍就夠了，趕點還許超額呢。

俗話說得好，一心不可二用。少純想着想着，思想開了小差。他把綫圈裝進加熱爐加熱，過了半小時，一看溫度表，溫度一點也沒上升，打開爐門一摸，綫圈還冰涼呢。怎么回事？他忘了開電門。

這一忘開電門不要緊，得晚下半個鐘頭班。晚一會兒下班對別人倒是沒啥，可他受不了啊，因為要趕火車。趕不上火車，打不成野鴨子，到月底這賬可咋還哪？

這時廠下班鈴響了，工人們陸陸續續往外走，

玉娟看人們快走淨了，就是沒見着少純的影兒，她慌忙從保健站跑來問。少純告訴他，因為加熱爐忘了開電門，得晚下班半小時。玉娟一聽來氣了：“今兒個是誰管加熱爐，這麼混球！”“你怎么罵人呢？”“他一個人耽誤了全組人下班，還不該罵？”“對，對，該罵該罵，你使點勁兒罵，他愛人也該罵，老催他去打獵打獵，催得他懵頭轉向！”玉娟一聽：“啊，原來是你呀！可是不管怎麼樣，得爭取時間，今天若去不成，可就糟了！”少純長嘆了口氣沒吱聲。玉娟想了想突然笑着說：“有了，你先回去把背包、獵槍取來，等下了班直接上車站，准能趕趟！”少純說：“工作時間怎么能隨便離開！”玉娟說：“你們反正也得等着加熱爐，呆着沒事干！”少純一想：“可也是”；但又一想，還是不對：“綫圈出爐趕不回來呢？”玉娟抬眼看見門前的自行車說：“那你借輛車吧！”少純出門找了輛沒上鎖的車子，推過來登上往家飛奔。

少純剛走不大会兒，綫圈加熱就好了，準備出爐。少純是下綫工，沒他不行呀！全組人四下分頭去找，哪儿都沒有，急得大伙團團轉。

過了好一陣子，才把他盼回來。你看他那個樣

子，穿着件三个兜的黑布上衣，紐也沒扣，脚上穿双高腰胶靴子，背着猎枪，挎着背包，嘴里叼着馒头，一面使劲登車子，一面大口大口地往下嚥。

按操作規程，下綫的时候是不准带任何金属物件的，像什么硬币啦，別針啦，鑰匙啦……別看东西小，要掉到定子槽里。綫圈一压上，就等于埋上顆定时炸弹，弄到电站一发电，电机就毀了。

少純因为急着下綫，沒顧得检查，扔下背包和子弹带、猎枪，进車間就干上了，三下五除二地下完了綫，拔腿就往車站跑。

玉娟叫住他：“把門鑰匙給我留下，省得晚上現叫門！”“什么鑰匙？”“開門的鑰匙唄！”“沒在我这呀！”“不是今几个早晨交給你的嗎？”“啊，对，在这……”少純說着就去掏上衣兜，沒有；又摸下面的俩兜，也沒有；翻开背包找，沒有；跑回車間找，還沒有。急得他直敲脑袋：“哎呀！什么时候把上衣穿来了？是不是下綫时掉到定子槽里了？不行，我得赶快回家去找，家里要沒有，好报告厂部，拆开綫圈去找。”玉娟一看表：“不行呀，再过二十分鐘火車就要开了，你明几个回来再找不行嗎？”“不行，現在底层綫圈

刚下完，拆下找还容易，等上层綫圈下完再拆，那反工就大了！”玉娟想了想又說：“你們組明几个不是大歇班嗎？那你明几个回来再找还不是一样。”少純一听：“可也是。反正明几个不进行下一道工序。”于是一溜烟似的飞奔火車站去了。

三 曠 工

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到星期一晚上少純还没有回来，他爸爸丁海寬火了，气得直拍桌子：

“不像話，太不像話了！生产这么紧张，竟敢无故曠工！”他媽媽也很难过：“这孩子是怎么了，从来也沒曠过工啊！”丁海寬說：“这不就开头了嗎？往下坡出溜可快着哪！”可是姚老太太却像沒事似的，坐在凉台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說：“唉！誰还不兴許耽誤一两天工，少干一天活少拿一天工資到头了唄！”丁海寬一听这火更大了，真想頂她一頓，但怕造成不好的影响，咬牙忍了忍，鎮靜一下，想心平气和地教育她几句，哪知人家回屋去了。丁海寬憋了一肚子气，到工厂去了。

眼看天快黑了，玉娟守着門口，望穿了两眼也

沒見着少純影兒，心有點慌了，擔心他出了什麼意外的事。正在这時少純狼狽不堪地回來了。呼哧呼哧張口喘，渾身作踐得成個泥猴了。玉娟一邊幫着他往下拽背包，解子彈帶，一邊問：“你怎麼弄得這個樣子？昨天誤了火車？”“別提了，可倒了血霉了！昨天傍黑天，一連氣打下六只來，全掉到草塘里了。我就找啊找，一邊找我還一邊念叨：可別誤了火車，找到一個就走。可是找到一個還想再找一個。心裡想，這回再找一個說啥也不找了。第二個还挺順利，不大工夫找到了。這一順利不要緊，又想再找一個。當時也不知道怎麼股勁兒，心裡明白腿打擺。就這樣，好歹找到四個，這才把心一橫，堅決不找了。可是到車站一看，車已經開走半個多小時了。”

這工夫姚老太太也扭搭出來了。上前先摸背包，打開一看數上了：一個兩個三個……一連數了十二個，嘴兒馬上咧開了：“呀，打這麼多呀！”又扒到少純和玉娟的耳邊小聲說：“對外人可別說這個數呀，就說打四個！剩下的我好拿出去賣。”說着樂顫顫地把鴨子背屋去了。

少純哪有心思听她这套，掂着丢的鑰匙。玉娟說：“家里都找遍了也沒有。”少純一听，脸都吓白了：“我真是混球！干么不快回来找鑰匙，还找什么野鴨子？……”說着站起身就要去厂部报告，玉娟一把拉住他說：“你再好好想想，別冒冒失失地报告，拆开綫圈一找要沒有，不反倒浪費了嗎？”这时姚老太太拿着个大肥鴨子說：“你們看这个肥的，像肉滾似的！”少純和玉娟不耐煩地說：“你走开吧，別打岔了！”老太太一看火了，說：“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一把鑰匙还值当上这么大的火，着这么大的急！”少純說：“你別看鑰匙不大，可掉到定子槽里电机就烧坏了！”“大电机都能烧坏，一把小鑰匙更剩不了，那更誰也查不出来了！”玉娟馬上頂她几句：“那就是欺騙国家呀，昧着良心讓国家财产受損失！”“就你那么忠心保国，这么大的国家还在乎那么点儿損失！”少純知道跟她是說不清的，也就不理她了，照样低着头想。姚老太太看少純还在想，想不起来非去报告不可，她心慌了，怕少純一去报告，挨了批評，再不去打野鴨子了，那不就断了来錢的道了嗎！老太太急中生智，順腰掏出自己保存的那把鑰匙，扔进鷄籠里。

这样做完之后，就装作也很着急的样子，帮助他们想：“那天早晨你都到过哪儿？都作了些什么？哎呀……早饭是吃的馒头，一边吃着一边准备东西，收拾完把掉地下的馒头渣拣了起来，……”一提拣馒头渣，少纯想到鸡笼喂鸡。赶忙拿过手电去找，到那也没用打手电，一把黄登登的钥匙明摆在鸡笼边上。少纯和玉娟乐得直蹦高。

他们哪知是讓姚老太太給糊弄了，丢的那把钥匙，仍然像定时炸弹似的呆在定子槽里，就要把一台大电机給毁了！

四 只再打一次

钥匙找到了，一家人自然都很高兴。玉娟呼啦一下子想起今天是星期一，二姐夫要来了。看看表，北京直达客車再有两个多鐘头就到站了。于是全家人又是一陣紧张忙乱。姚老太太催玉娟快收拾屋子，玉娟催少纯快换衣服。少纯想穿可又不敢穿，怕穿上讓爸爸看着生气，上回因为加热炉忘开电門的事他还没消气儿呢，可别再火上浇油了。玉娟說：“不怕，爸爸說到厂部开会，得很晚才能回来。”少纯

說：“那他万一要回来的早呢？”玉娟說：“不能！”說着就連推帶搯地把少純推到里屋。

不一会儿，少純換好了衣裳出来了。玉娟說：“穿上料子服得精神点儿，挺起胸脯！”少純說：“我都两宿沒睡好觉了，哪来的精神！”心里又怕爸爸遇上，突突突地直門跳，弯腰坐到靠背椅子上。玉娟一見，赶忙上前一把拽了起来：“你看看这椅子淨灰就往上坐！”少純低头看了看，又坐到床上，随便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。玉娟看見又跑过来：“哎，穿这褲子不能这么搭着腿坐着！你看，再待一会儿褲綫全压沒了！”少純实在忍耐不住了：“你得了吧！管我的人够多了，还得讓衣裳管着我，我受不了这个！”說着就要往下脫，玉娟按住說：“你这个人咋好歹話都不知道呢！”

这时就听“嘭嘭嘭”有人叫門，姚老太太出去迎进一个人来。这人有四十来岁，个儿不太高，胖胖的，穿着一身普通的灰布制服，头上戴着頂藍布帽子，斜挎着个帆布背包，胳膊上还搭着件雨衣，风尘仆仆地、像一个常出門在外的采購買。这个人进屋张口叫了声：“媽”。姚老太太一看，哎呀，原来

是二姑爷儿，就是她总夸的那位中央的大工程师邵永斌。少純走过去拉了拉手，心里直嘀咕：“这就是老太太說的那位工程师？不像啊！”姚老太太看少純站在那发楞，忙着吩咐他去打酒买菜。少純轉身刚要走，照自己这个打扮又楞住了，怕走到街上讓熟人看着。玉娟心眼灵，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到里屋取出件雨衣，少純接过来，披上紧紧裹住身子才往外走。

少純刚走出屋，他爸爸就进来了。丁海寬不是到厂部开会去了嗎？是啊，他正开会，邵永斌去了。厂长看过介紹信：啊，是中央水电部的同志，来了解給新安江电站生产的电机情况。丁海寬是生产这部电机的負責人，所以厂长馬上讓他去接待。丁海寬到接待室一打听，說客人到少純家去了，是少純的亲戚。

丁海寬进了屋，俩人自我介紹一下，就像老熟人似的又說又笑地聊开了。这时門一响，少純买菜回来了。他一看爸爸坐在屋里，立刻傻眼了，像个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門口。老丁一見他这身打扮，簡直气炸了肺。对邵永斌說：“瞧您这位妹夫，